

之·三更當去矣·至時果死·
成都鑄工

政和初，成都有鑄工，出行廬間，妻獨居，一鬚髮道人來，求摘衫毛，先與錢二百，妻謝曰、工夫不多，只十金足矣，曰、但取之，為我耐煩可也，遂就坐，先剃其左，次及右，既畢，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，又去之，右邊復爾，如是至再三，日過午，妻不勝倦厭，還其錢，罷遣之，夫歸具以告，夫慍曰、此必鍾離先生也，何為拒之，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為摘鬚，亦何所憚，吾之不遇命也，即狂走於市，呼曰、先生舍我何處去，夜以繼日，饑渴寒暑皆不顧，如是三四年，遍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簷，樵詰之曰、汝何為者，告以故，樵者曰、此神仙中人，彼來尋君則可，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，吾雖至愚，然聞得道者，非積陰功至行，不可僥冀，吾有秘術授君，君假此輔道，摩以歲月，儻遂如願，戲拔茅一莖噓之，則成金釵，謂工曰、試用我法為之，當有濟，工曰、此皆幻術不足學，我所願則見先生耳，樵者曰、君未見其人，正遇之何以識，曰詢於吾妻得其貌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，樵者曰、然則君三拜我，我能令君見，工設拜拜起，樵問曰、視吾面何如，曰、猶適所睹耳，再拜又問、至於三，視之無復樵容，儼然與所圖無少異，曰、汝直至誠求道者，汝哀號數年，聲徹雲漢間，上帝亦深憐汝志，故令吾委曲喚汝，汝從我去，遂與俱入山中，後二年還鄉，別其所知而去，至今不再出。

武夷道人

建州崇安縣武夷山，境像幽絕，中臨清溪，盤折九曲，游者泛舟其下，仰望極目，道流但指言古蹟所在，雲莫有登之者，紹興初，有道人至衝佑觀，獨欲■入訪洞天，經數月，尋歷殆遍，無所遇，忽於山崦間得草庵，有道姑屏處，長眉紅頰，旁無侍女，問其來故，謂曰、洞天有名無形，相傳如是，吾處此久矣，不見也，道人曰、業欲一往，要當盡此身尋之，時天色陰翳，日已暮，姑邀宿庵中，道人謝曰、子婦人獨居，於義不可，曰、非有他也，茲地多虎狼，恐或傷君耳，竟不肯入，危坐於戶外，夜未久，果有虎咆哮來前，姑急閉門呼之，答曰、寧死於虎，決不入少焉，又增一虎，嗥嘯愈甚，姑又語之曰、此兩黑虎性慈仁，餘皆搏人不遺力，君將為齧粉矣，道人守前說不為動，俄而五虎同集，銜其頭足以往，才十數步，擲於坡下而去，體無少損，遂堅坐達明，姑延入坐，嘉歎曰、子有志如此，非我所及，洞天蓋去此不遠，然尚隔深淵，淵闊十餘丈，驚湍怒流，但一竿竹橫其上，非身生羽翼不可過，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，子試往，幸而相遇，當拜而問涂，不然無策也，既至，溪流洶湧崩騰，木石皆振，弱竹裊裊，不可著腳，適逢樵者出，乃前再拜，樵者矍然退避曰、山中野人，彩薪以供家，安敢當此，具以所欲拱白之，樵始秘不言，既而曰、誰為君道此，曰、聞諸庵中女，樵怒曰、多口老婆，妄泄吾事，令道人閉目，挽其衣以行，覺如騰虛空，雲龍出沒，頃洞兩耳間，既履地，乃在平岡上，宮殿崔嵬，金鋪玉戶，一人碧冠朱履，顧左右曰、安得有凡氣，道人趨出稽首，碧冠叱曰、誰引汝來，以樵者告，即遣追至前，袒其背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，血肉分離，骨破髓出，道人亦戰懼，碧冠曰、洞天乃高仙所聚，汝何人，乃得輒至，貰汝罪，宜速回，積行累功，他時或可來，命取水一杓飲之，中有胡麻飯一顆，飲水畢嚼飯，咀咽移時，僅能食三之一，腹已大飽，碧冠笑曰、汝食吾飯一粒，尚不能盡，豈得居此，遂還，至崖下，見被杖者呻痛草間，曰、坐汝至此，吾方被謫墮，不知經幾百劫，乃得釋，汝去矣，歸途不復見溪，安步長林，而足常去地寸許，回望高山深谷，晉非昨境，道姑與庵亦失其處，遂棲於岩石中，至今猶在，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，雲山東人也。

龍泉張氏子